



PPT,“想复刻给家里人品尝的时候,就翻出来依样画葫芦,成就感满满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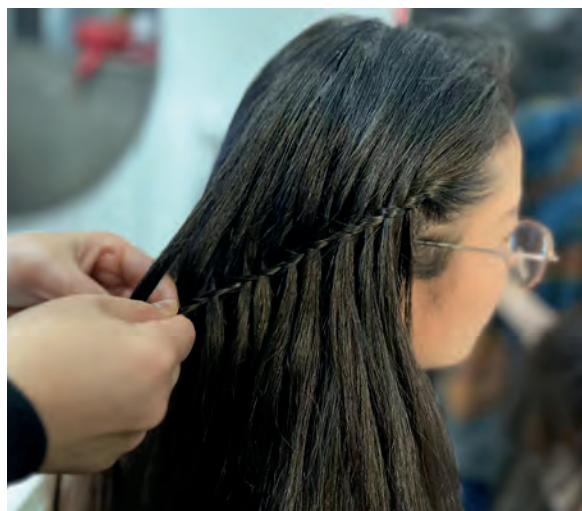
李艳和邓女士都属于夜校中的“实干派”,她们喜欢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,学会了技能,充实了时光。

除了中式点心,邓女士因为工作的关系,还报名过“非遗扎染”。她说:“学了这门课,不仅让我对手工染色技艺有所了解,后来我们家的白色衣服发黄,或者想进行衣服的翻新时,我都会用扎染课学到的知识进行改造。”

而李艳的兴趣则是形象设计。为此特意报名了化妆和编发。“以前没有章法,不知道化妆也有这么多讲究。一个眼妆就分了三节课讲,眼影要打出层次,眼线不能晕染,眼睫毛如何贴得好看,还有眉毛,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。都是学问,我们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。”李艳还记得当时为了学习画眉,在空白纸上描了一遍又一遍的眉形,“纸上画得足够好,到了脸上才能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”。

现在,李艳可以快速搞定一个

下图:李艳为其他学员编发。



还不赖的出门妆,要是时间足够,她还可以帮自己编发。“为了学习编发,我们还买了头模练习。当然,给自己编还是有点难,因为视野受限,看不到全景。”而现在如果有客人到李艳家,其中一大娱乐项目就是编发,李艳表示:“会根据她们的脸型和当天的装扮,给她们做一个合适的编发,目前效果都很满意。”

为什么愿意到夜校教成人课

刚参加完北京国际音乐节,杨蚕回到上海,又马不停蹄投入到“2023 沪台金秋音乐会”的准备中,本职工作的间隙,杨蚕坚持每周一到市民夜校,她开了一堂小提琴演奏入门课程,今年是第三届,也是第一次由线上转到线下。这样的日常,用她自己的话来说,“每天忙到飞起来”。

杨蚕是上海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家,3岁开始学琴,6岁获全国小提琴比赛第二名,9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,之后一直奔着专业的路子培养发展,还未毕业就提前被上海交响乐团锁定。

如此的履历,如此的繁忙程度,也无怪杨蚕的同事们怀着疑问:“你为什么到夜校去教成人课?难道给得很多?”

不多,真不多。40多元一节课的单价,对于抢到课程的学生们来说,无疑是“捡漏”价,市场上音乐学习课程一向都是昂贵且有门槛的,小提琴又是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。

那么问题来了,杨蚕为什么愿意付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到夜校教课?这离不开她此前多年的音乐普及历程。

“我一直在群艺馆定期举办公益性室内乐导赏音乐会,每次音乐会结束后,观众都特别热情,有些观众会留下来互相交流探讨,有人说杨老师您拉得这么好,我也想学。”对于青少年的教学,杨蚕一直在做,但对于成人,她也吃不准效果,“当时市民夜校做得特别好,我觉得这个平台特别棒,正好就借着这个契机尝试做了线上课,没想到报名的人很多”。

线上授课,杨蚕也绝不敷衍。她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,线上和线下的教学侧重点不同。线上讲述可以更加全面,配合PPT里的图片和文本,让学员对基本姿势和动作分解一目了然,先讲解完再上手。

第一节课,杨蚕会介绍小提琴的基本构造,如何保养、调音、擦松香,拉出声音来。她惊喜地发现,成人学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起青少年更高,“青少年一开始学琴,主要是模仿,在音乐的感受度上更好;但成人善于思考,因为是自己主动想学,他们还会自己下苦功课上练,这种学习的热情让教学效果好于预期”。

为了纠正每一个学生的姿势,杨蚕成了校内有名的“拖堂王”。“因为线上课不能手把手地纠正,只能通过‘往左点’‘往右点’‘角度不对’之类的语言去调整,我也希望做到对每一位学员公平,所以基本上每个学员我都要连线,花费的时间就长了。”杨蚕不好意思地解释了自己的“外号”。